

文淵閣

影印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六九四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 紀昀等編纂. — 影印
本.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00-09184-7

I. ①影… II. ①紀… III. ①四庫全書 IV.
①Z1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2) 第 059042 號

策 劃: 方應權

責任編輯: 楊良志 蔡紫昀

責任印製: 宋 超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 紀昀等編纂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120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總發行

北京鴻博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十六開 七八七毫米×一〇九二毫米

印張: 七五〇〇〇印張

二〇一二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陸拾萬圓整

ISBN 978-7-200-09184-7



9 787200 091847 >

本冊目次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二)

評鑑 闡要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

明	商	明	清	明	清
輅等撰	周禮發明	張時泰廣義	聖祖批	高宗撰	劉統勳等編
.....					
一	一	一	一	四一七	五八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六

詳校官修撰臣錢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王學海

膳錄監生臣蔣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六

起癸未宋孝宗隆興元年盡凡二十七年

孝宗皇帝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春正月置武舉十科○

吳玠還河也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軍

玠得詔察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玠知朝廷主和乃曰玠豈不知此顧主上和政玠重兵在遠有詔玠何敢違退師師還河也金人乘其後玠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遂聲稱吳玠振源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發明

嗚呼宋事至此無足言者惟知自守而不知自強此固前人之失也孝宗嗣位猶循陋規

不亦誤乎當取而不取則傷於怯唐郭維州之蘇是也不當取而取之則傷於貪宋取長葛之類是也新復州軍皆宋故土不幸王室衰微敵兵長驅中原故地相繼陷沒是誠中國之大辱也高宗惟特和議不修戰畧中原之境委為外物東南之疆視為永圖具璚操百戰之功復陝西之地此固恢復之大機苟能併力伐金克復舊物以雪祖宗父母之讎可也夫何召之班師新復仍陷則自失其機耳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高宗既沒孝宗宜宜再謀哉據事直書深識之也

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以張浚

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

俊薦陳浚卿為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斌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端以為其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操奪浚聞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試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警恥下問中原之室虞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觀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興之

二月黃祖舜罷○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河唐鄧商州

之地及歲幣

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備之至是赫舍哩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綱目

二

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違富察都未達周仁七虹縣蕭琦七靈壁積糧積城將為南攻計

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

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問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禁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翹之波

江已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為首

廣義

分注云渡江以後直言之臣次膺為首然孝宗呼其官而不名者厚之至也夫何任用未

幾即罷奉祀豈非有好賢之名而無好賢之實者乎

張燾罷○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

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懼聽浚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敵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歛兵而遁速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誅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國使倖復辨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浚准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指紅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發明

自徽欽北狩江淮宴安未聞遠近有興復之師獨張浚深明道順之理至於見忤賊檜廢棄散地惟忠義之心守死不移今又遣將伐金雖卒無成功然綱目書之若真能伐金然者蓋予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輯覽綱目

三

忠義之節所以達其本志云爾書法如此其為斯世勸也多矣

五月史浩免

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語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為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罔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廣義

南渡以來而不能全中興之美者有三大姦浩踵其轍於後其間雖有忠臣良將奮不顧身欲

復不共戴天之讐夫何謀方成而卒被其沮功將就而卒被其廢甚則至於竄徙屠戮鮮克獲免雖然要亦不可獨咎三姦也為君者分受其責可也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

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陟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圖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富察都木達周仁皆出降宏淵壯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珮刀顯忠立新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於顯忠

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

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六

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級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

天中節也歲以為常

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李顯忠邵

宏淵之師潰於符離

赫舍哩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傳索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六

印待罪沒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發明

春秋荀林父有郕之敗者蓋由所任之非人耳故易曰弟子與尸使不當也是時李顯忠

邵宏淵各懷疑忌不相救援而宏淵以輕仇之才臨之是弟子與尸而又不正也故綱目於此以自潰為文若曰二將之衆無有能潰之者宋自潰之云爾夫以孝宗銳志恢復張浚專意弔伐而事已沮撓如此然則殆非天歟嗣是孝宗頓挫人諱言兵而和議之說又滋矣豈不深可哀哉

廣義

武王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蓋出師禦敵未有心之不一而能成功者今宏淵之貳顯忠

若此尚何望士卒之用命哉觀夫宏淵顧衆之言固可以識其敗矣蓋不待猶展與牛馬墻平而後見也曰然觀分注所載則此師之潰合罪宏淵何綱目書曰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若無輕

重者哉曰二將不協罪在宏淵顯忠亦不得辭其責也彼顯忠敗蕭琦於宿州之日宏淵欲發倉庫以犒士是矣夫何顯忠以虹縣小忿未釋止以見錢獨士士皆不悅此所以致宏淵之不平而潰是師也學者合而觀之則綱目原情定罪之意可識矣

六月朔日食○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事○貶張浚為

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於筠州

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勢脩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師兩淮守備帝復召浚子

欽定四庫全書

綱目通鑑綱目

卷十六

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擊肘陛下時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思退勸浚遂降投浚封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國棟副使筠州安置而即宏淵仍前是康

發明成大功者不以小挫而戒其心謀大事者不以微嫌而介其意一勝一敗兵家之常符離之潰但當責其成功不宜與之計較如孫權獨斷而有赤壁之勝晉武獨斷而成平吳之功是也夫師潰之失乃即宏淵之惑眾耳初非張浚顯忠之過也今而於浚顯忠則貶之於宏淵則赦之是宜

賞罰之公哉故綱目以無罪例書其意蓋可見耳

廣義孝宗書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為浮言搖動至是貶之者是用賢之不專也周公戒成王

曰自一語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序以父我受民惜乎孝宗未之諒也

辛次膺罷

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魏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利陞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悞國家爾

廣義次膺以直道事孝宗進賢退不肖可謂敬君之大者也孝宗禮貌次膺嘗呼其官而不名

欽定四庫全書

綱目通鑑綱目

卷十六

亦可謂尊賢之至者也君臣相遇非其時乎夫何孝宗五月以次膺參知政事至是僅一月而次膺即罷去者蓋其意以孝宗徒禮貌而不能行其道故也善乎太公告武王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其賢之實其孝宗之謂乎

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陳俊卿以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實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哉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劾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

金人復以書來求地及歲幣詔准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

赫舍哩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繼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輩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國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闌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欺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河唐鄆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勅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欽定四庫全書

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

帝初納郭直卿之女為妃生鄧王愷慶王愷恭王惇郤王恪而薨袁州宜春人夏氏有女奇之以資納於宮中為吳太后閤中侍御郭妃薨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為后協既納女資居貧乃歸客袁之僧舍號夏翁而死訪得其弟執中補閤門祇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為動他日親為言執中以宋弘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欲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十一月盧仲賢還有罪除名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

仲賢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巢命遂以忠義遣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鄆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師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拭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克金國通問使龍天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歲幣之半初之望為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秦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力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處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度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九

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胡昉為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乃乃手詔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四待命上境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遣還使人罷和議矣

廣義於是有敵勢寢弱南渡稍振雖不允其所需固亦無害孝宗感於思退姦言悔之何及無乃信任不專之所致歟

詔庭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

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則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

歸國特書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即胡登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悞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辭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實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

發明

嗚呼宋人惟狃偷安之陋習而不思遠大之志苟與之和是忘親釋怨非人子乎然則和金得志瞭然在目何必議乎當時羣臣議論靡定大抵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

臺諫之言為是而宰相之言為非然而竟從宰相之和議者蓋由狃偷安之陋習而不能改也且敵不可信其理固然若謂和議可信旋即敗盟且歲幣日增國用屢耗以不可必恃之空言而遽撤沿江之邊備吁亦過矣金人憑陵畧無忌憚矧帝所目擊而不容已者既而議之未決復召張浚及浚言不聽惡在其為能召哉直書於冊義自見矣

以朱熹為武學博士既而罷之

熹應召入對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而歸

發明

言既而罷之惜之之詞也蓋君子之事君忠貞而已初未嘗阿徇以為媚寵之態也朱子

召對以復讐為言見忤權奸而復罷其職詩云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亦憮予慎無辜此蓋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也嗚呼君子小人不當並立君子得志則小人藏小人得志則君子適當相勝而不能相同者是以用君子者必退小人而後可後之有天下者宜不知所審擇也哉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俊仍都督江淮軍馬

發明

罷康伯而相思退此君子小人之不能並立政也後書罷浚浚為相此君子小人之不可共驗耳賢否無別謂之何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一

甲二 金大定

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還

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布薩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不元帥府從宜措置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

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眾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以器願以符離之濱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乃召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

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庫盜入萬餘人陳敏
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固水為
險者皆積水為厓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
備金人方屯重兵為虛聲協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
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
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
謀欲令盡領降眾且以檄諭
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發明 張浚銳志殄敵之事可貫金石至今以為凜
凜然非忠義素著何以得此綱目於去年夏
書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五月書張浚
浚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至此又書張浚視
師江准金軍退皆以見連年敵人侵逼至此未嘗
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張浚全德所致此則書
法之意也嗚呼張浚有功於宋若此
真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六

十三

夏四月罷張浚判福州

湯思退諷右正言尹樞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
張深守泗不受趙鼎之代為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
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
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
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
節度使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鼎
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廣義 南宋之不復振者蓋有由矣高宗時有岳飛
秦檜陷之孝宗時有張浚湯思退撓之嗚呼

秦湯二賊壞岳張之功於垂成厥罪曷可勝誅雖
然使高孝二宗如周宣王漢光武則雖百檜千湯

安敢貢
其姦耶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洪遵罷○撤兩淮邊備

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
弩營兵輟脩海船毀折木置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
之戍
泗唐鄆

發明 和不可恃敵不可盟蓋義可以敵秦狼仁可
以蹶項虎故寧焚石勒之幣而無寧和匈奴
之親寧出渭橋之師而無寧假突厥之援口血未
乾秦兵又至於郊之外矣六國之地有限秦之
欲無厭其難何如邪重門擊柝以禦暴客守關之
常理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固邦之要法明於此義
則張浚不可罷而邊備不可撤也譬猶啟我門牆
而曰盜必不入也寧有此道乎孝宗惑權姦之言
恃和戎之策匿怨而友其人尚為聖人所耻況匿
怨而和仇敵之國乎孝宗有恢復之志大臣存姑
息之心詎不深可惜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六

十三

據事直書深貶之也

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

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樞
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
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
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
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
老疾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
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栻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
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墓我衡山
足矣數日而薨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諡忠
獻浚幼有大志及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
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
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振筦之任

悉能通知違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
被俘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時
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議終
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其珍故遠殺曲端亮能容法孝
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試之故所以不及亮也
呂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勲發儲嗣之
議誅范瑗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却劉麟以定
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之役議之然曹彬歧溝之敗
其喪師慶國亦不下富平符離
豈可以一肯而掩其大德乎

發明南來以來士大夫惟知息兵和敵為良圖而以
梗和攻戰為非計知逆順之勢護內外之防
而終身不主和議者惟張浚一人而已然前忌於
汪黃中忌於秦檜而此又為湯思退所忌符離之
潰譏問紛紛藉志以沒詎不惜哉故綱目
於浚之卒而特書其官爵所以深予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宋史通鑑綱目
卷十六

十四

廣義鳴呼魏公可謂忠有餘而見不逮者也蓋秦
擒主和議魏公主恢復其臧否固無待於論
矣當夫紹興二年八月高宗榜秦檜罪於朝堂示
不復用其幸大矣且秦檜和議之非既寢則魏公
恢復之志可行矣未幾魏公反薦檜為醴泉觀使
兼侍讀則檜漸用事而和議之非復作矣故其恢
復之志終見沮抑於檜也後雖屢陳奏疏力言恢
復動則掣肘於檜被檜遠竄連州且欲肆毒如岳
武穆焉臣故曰魏公可謂
忠有餘而見不逮者也

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

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
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
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
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陸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

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
言敵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
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觀輿
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今日舉朝
之士皆婦人也不聽○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
事王抃如金師持周葵書致於布薩忠義及赫舍哩
寧志

金以完顏守道為尚書左丞

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
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
之

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宋史通鑑綱目
卷十六

五

思退辭不行

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
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摺穡議大夫至是
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
乃以楊存中為同都督

發明書辭不行罪逆命也畏縮怯弱此固小人之
情也孝宗於逆命之事尚不詰責天下之事

何有大於此者哉直書辭不行則
峻詞拒絕絕無屈辱之心著矣

廣義都督軍事戎機之重者也思退專於求和而
孝宗反以都督之任委之宜其辭而不行也

雖然廢閣詔命人臣之大罪也於
時孝宗不罪思退其不綱可見矣

冬十月賀允中罷○詔輔臣晚對便殿

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

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於淮陽敗績死之楚州

陷

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道諡敵以重兵
趙房長問犯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犯曰書御封
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
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犯以聞帝命
畫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
猶以未如所欲遂以赫舍哩志寧分兵自清河河口以
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地遁時勝奉詔專一措置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廣府治通鑑綱目

十六

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親糧自清河出欲侵遼
勝規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
泗州由清河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
可金兵執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
決國克坦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
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
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
八里中天墜馬死楚州遂陷

發明甚矣宋人求和之無益也是時和戎之使未

則湯思退之圖召釁啟侮雖萬死何足以償誤國
之罪乎茲以和議之故諸將皆無戰心獨魏勝親
帥所部拒於淮陽戰敗而死其忠誠矣苟使沿邊
諸將協力以禦敵則魏勝安至於遽亡而楚州安
至於遽陷哉故綱目
以全節予之宜矣

廣義抑考魏勝起自山東勤王初非世臣食祿將
種特以孤忠自許乃能克敵制勝所向無前
始終不渝厥志至此力竭死敵故綱目以死節予
之嗚呼觀魏公之節義則凡食君之祿而不死封
疆者其果
何人也哉

金人入濠州

都統制王彥
棄昭關走

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

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
是始更相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湯思退以罪竄永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廣府治通鑑綱目

十七

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
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
姦邪誤國鈞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
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
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拭劉
夙查薦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思
退與張浚同相而始終不合浚以雪恥復
離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言而已

廣義大抵學校者禮義相先之地而公論之所從

陟者何其當哉昔者鄭處春秋列國而子產不毀
鄉校者其亦有見於此況乎君萬乘而帝中國者
奚可偏聽獨任以
廢學校之公論哉

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

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

金兵犯淮人情驚駭時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予安節塔文好謀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乘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帝又思允文之言故并而用之

詔王之望勞師江上閏月金人侵揚州之望有罪免

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忠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帝計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朴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免

發明上書金人侵揚州下書之望有免罪則之望坐致女真之侵明矣之望固思退之黨表裏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為姦昏願割地啖敵偷安求和者也思退既竄之望猶存則是未嘗竄思退也之望受命勞師而乃下令沮戰則其懷奸誤國厥罪深矣安有敵既入境勿與交兵而恣其攻掠者乎宋自靖康以來主和議者未嘗不以此說愚宋孝宗不悟可勝惜哉故綱目特書有罪以示其貶

廣義湯思退王之望相繼為惡者也故前書湯思退以罪竄永州此書王之望有罪免書法皆以罪言者所以深著二姦之惡也

周葵罷○十二月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樞

密院事王剛中簽書院事

剛中在蜀時吳玠姚仲王彥皆以大將建節雄於一方守師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室

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壘恩威並行羽檄紛省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

金以女真字譯經史

乙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春正月召楊存中還

罷都督府以存中為寧遠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

二月陳康伯卒

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

第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魏

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

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賜杞去大字杞拒之其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疎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籍甚厚先是王朴自金師還得二帥報書遂赦沿邊被兵州軍詔畧曰此遣王朴遠抵額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做大違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侄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違可使歸正之時咸起寧居之心洪述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發明始正者更新之詞宋自紹興十一年書奉表

稱臣於金至是已踰三紀其屈辱亦甚矣人

神既憤挺生孝宗以復讎為已任以正名為已責

爰革君臣之禮卿為叔侄之稱庶幾少伸抑鬱之

氣而差強人意耳雖然宋金世讎萬世難泯孝宗

徒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形三四年間惟以正

敵國禮為講和之美國恢復雪耻付之不問遣使

通賀往來不絕豈不深可歎哉若孝宗者難免莊

公之責矣此綱目予而末盡予之辭也

廣義杞之此行可謂不辱君命者矣使為使者皆

以加杞詩云華莘征夫每懷靡及杞之謂歟

夏六月王剛中卒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

欽定四庫全書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六

适拜簽書帝謂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

可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秋八月立鄧王惇為皇太子大赦

惜帝長子也

虞允文罷以洪适參知政事葉顥簽書樞密院事○錢

端禮罷

九月以汪澈知樞密院事○冬十二月以洪适為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葉顥參知

政事

丙戌二年金大定六年春二月金左丞相布薩忠義卒

忠義諫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

卒能得其死力為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

兼任將相以功名終

發明凡卒敵國臣錄賢也布薩忠義諫以接下敬

儒重士乃金之賢臣耳故特具官以予之是

故臣之賢者則雖外邦與國必褒而不棄

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皆倣此

欽定四庫全書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六

三月洪适罷

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

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适引咎乞免

帝從之

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汪澈罷

澈在樞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

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賤貴弗

渝

五月修建康行宮○葉顥罷以魏杞參知政事林安宅

同知樞密院事蔣芾簽書院事○秋八月林安宅免

以勅葉顯子受金
夫實出居筠州

冬十一月汰冗兵○寧遠昭慶節度使楊存中卒

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而寡過
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衄上皇最眷念之

發明一字之褒美於華表一言之貶若捷市朝存
中出入宿衛州十餘年忠義勇敢而寡過是

亦中興之良將也卒
而其官宜過予乎

十二月以葉顯知樞密院事○以葉顯魏杞為尚書左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

同知樞密院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三

先是帝猶鞠戲又將遊獵白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
漢桓靈唐敬穆以為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
之奏備見忠諫朕決
意用卿矣遂有是命

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

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
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司使於是
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
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丁亥三年金大定春二月出龍大淵為浙東總管曾覲為

福建總管

大淵觀怙寵擅權周必大金安節等嘗極論之多坐
斥至是中書舍人洪遵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觀言鄭

人子愛日之誠
從幸國草未為

不可論者則極
非之若唐太宗

未太上皇置酒
未央宮又以止

于一見為孝於
之政務為刻論

互相矛盾悖謬
至矣

開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俊卿
以遵言質於帝帝怒遂出二人於外

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帝從太上皇幸玉津園

復從幸聚景
園戲以為常

發明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又曰父有爭
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從親之令雖為大孝然

亦有可否於其間者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
常奉之外何者非樂與必他幸以縱耳目之欲乎

苟或太上欲幸必婉詞以諫之諫而不從孝宗亦
不宜與之同幸也夫何徇小諒而忘大義與其陷

親於不義盡若力爭於其微嗚呼若孝宗者知盡
私恩而不知天下之公義也綱目書此文無貶詞

乃深
貶耳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六

三

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

帝成服
於後苑

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玠卒

玠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為
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諡武順上皇嘗問
勝敵之術於玠玠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
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玠選諸將率以
功有薦才者玠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
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尋以虞允
文為四川
宣撫使

發明玠守西蜀二十餘年屹然為數叢之保障推
鋒破敵威名遐著蜀帥自玠之亡惟玠而已

豈不為中興之良將乎綱目卒而具其官爵所以表其忠勤之節以示勸耳

六月皇后夏氏崩

謚曰安恭

秋七月太子愔卒

謚曰莊文

攢安恭皇后於脩吉寺○冬十一月合祀天地於圜丘

雷葉顯魏祀免

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顯祀相顯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四

發明雷未可以出而雷出地奮焉則是陰陽失常此所以為異耳夫宰相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和羣庶陰陽失常宰相之責也顯祀既為相國喪理

無狀而致天變其應明矣故書葉顯魏祀免於天變之下則其坐此而免者也雖然孝宗因災異策

免宰相宜矣然其自為則吾不知也震不于其躬于其隣無咎冬月而雷固異祀天地而雷尤異也

孝宗不能反躬自責而乃歸咎宰相傳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

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綱目詳書於冊交貶之爾

廣義按歷法十一月者乃復之初爻所謂雷在地中者也其出固非時矣况合祀天地猶誠感

格非他事可比故曰國之大事是也於時孝宗遂巡畏縮不能奮乾剛之勇以定復離之謀緩於祖

宗之恥急於和議之成叔尊外邦俚卑中國所失莫大於此固於合祭之時而天地適彰其過也今乃不知反已而歸罪顯祀不亦謬乎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知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食謀狗私見而有獨斷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密副使因薦張栻江應辰陳良翰學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十五

帝於

廣義觀分注劉珙告孝宗之言則知自漢以來知高帝之深者無如珙也

十二月金出富察通為肇州防禦使

通為殿前右衛將軍金主惡其人出之於外臨發賜金幣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幣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散騎卿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論宰相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疏為避忌也

廣義

金主雍之治國也駕馭英雄搜訪賢才開誠心布公道書之於冊炳乎可觀雖以孝宗之